

长篇军旅小说

周林◎著

给我一匹马



我从未放下这面旗帜
不管走到哪里
它都在我的心中猎猎作响

周林
◎
著

给我一个连

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我一个连 / 周林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229-04748-1

I. ①给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0587 号

给我一个连

GEIWOYIGELIAN

周 林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郭晓飞 胡 博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袁 宁

封面设计: 道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 购 电 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20mm 1 / 16 印张: 16 字数: 260 千字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748-1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,送给那些为
梦想而活着的人们!



楔子 / 001

第一枪 淬火侦察连 / 005

- 一 秀才遇到兵 / 007
- 二 物不平则鸣 / 019
- 三 冰火两重天 / 031
- 四 上阵父子兵 / 043
- 五 疾风知劲草 / 056
- 六 丈夫誓许国 / 068
- 七 归途恐无期 / 080

第二枪 绝望中永生 / 089

- 一 一步雷池 / 091
- 二 雪夜救难 / 100
- 三 非常冲突 / 112

四 雄兵漫道 / 124

五 绝地突击 / 134

六 峰回路转 / 149

七 生离死别 / 167

第三枪 雄兵重抖擞 / 177

一 浴火重生 / 179

二 积重难返 / 190

三 暗流涌动 / 202

四 军心如铁 / 212

五 雷霆万钧 / 222

六 兵者无上 / 235

尾声 / 248



楔子

雷钧提着行李,叮叮当当地走出师部大楼的那天,正好是他在D师宣传科一周年的日子。

三天前,师傅老范和杨科长还在撺掇他请吃“周年饭”。雷钧笑称准备了一个月军饷,请同志们吃烤全羊。

没想到话没落音,师部的调令就下来了。

调他去二团侦察连担任副指导员是老爷子亲自下的命令,军令不可违,父命更不可违。让雷钧最郁闷的是,从小到大,自己的命运始终逃不掉被父亲左右。这一次,二十三岁的中尉雷钧,仍旧没有逃过父亲的手掌心。

如果让他重新选择,他宁愿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。这样,即使没有优越的条件来改变命运,至少自己在很多时候还有选择的权利。可是,身为将门之后,即便摆在他面前的路有千万条,他也没得选择,只能机械地跟着父亲的指令走。

老范抓着一串车钥匙追上了雷钧问道:“小雷,还是让我送你过去吧!”

雷钧很决绝地摇摇头,说:“不用了,不就三十多公里吗?走走就到了,一路反省反省,再看看风景,说不定还能蹦出点儿写诗的灵感。”

老范苦笑一声,说:“何苦来哉?要不,你再跟雷副司令员争取一下?”

“你觉得有可能吗?”雷钧站住,回过头来盯着少校说,“军中无戏言!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尉,蚍蜉撼大树,也太自不量力了!”

“其实……我想说,我很嫉妒你。基层连队没什么不好,何况还是侦察连。那是多少军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啊!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英雄梦想,那里,就是你梦开始的地方。”陪着雷钧难过了一天的老范,终于还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。

雷钧头也不回地摆了句:“少校同志,你是不是羡慕我有一个可以翻手

为云、覆手为雨的爹？”

老范愣了一下，紧追几步讪笑道：“兄弟，我等你回来，你还欠我们一顿饭！”

“祝我好运吧！”雷钧用左手托了一下背包，举起右手来用力地挥了挥。

“简直是乱弹琴！如果老子不是副司令员，这小子敢写这么反动的稿子？”雷啸天将政治部副主任递给他的稿子用力地摔在桌子上骂道。

“我觉得，小雷还是有潜力的，至少他敢想敢写。韩部长找过我几次，还准备调他去军区创作室。”副主任小心翼翼地說道。

雷啸天拍案而起：“他也是什么都敢想，什么都敢写！上一次的稿子毙了还不到一个月，他就又给老子来了这么一出。我看这小子要出大问题，立场不明，正经报道写不出，整天琢磨这些不着调的东西。从今天起，军区的报纸不准再登他的稿子，一篇都不允许！”

副主任面无表情地收起雷钧的诗稿，转身欲走。没有人比这个从对印自卫反击战时就跟随雷啸天的政治部副主任，更了解这个副司令员的脾气。

“老洪，你打电话给D师政委，让他们考虑一下把雷钧调到基层连队，哪里最艰苦，就调到哪里去！党委可以研究，但结果没得商量。”雷啸天一屁股坐下，对站在门口的副主任说道。

雷啸天轻揉额头，神情颓然地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……

从小拧着脖子在部队大院长大，一直跟随父亲警卫员习武的雷钧，性情与爱好却与其他大院子女格格不入。身为军队高级指挥员的父亲雷啸天长年在，对他疏于管教，母亲却对他过分溺爱。他虽然生性顽劣，却天资聪颖，学习上从不含糊，尤其酷爱文学，对诗歌情有独钟。家里的客厅里贴满了他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，高考时更是夺下全省文科状元的名号。以他的成绩，完全可以选择清华、北大等中国任意一所顶级学府，但他最终还是被父亲押到了军校。

崇兵尚武的雷啸天，性情刚烈、脾气火爆。按照他的逻辑，是个男人就应该浴血疆场，是他的儿子就应该弃文从武。听着起床号长大的雷钧，却志不在此，对当兵毫无兴趣。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诗人，至少也得是个文字工作者。用雷副司令的话说，这小子天生一股文人的反骨劲儿。

父子二人因为这事，常闹得鸡犬不宁。年少气盛的雷钧，誓死抵抗，加上雷夫人在一旁维护儿子，最终父子俩各让一步，雷钧选择了军校新闻系。这也是

雷副司令员在父子对抗中,唯一一次作出的妥协。雷啸天一直耿耿于怀,大学四年,父子俩形同陌路。

在军校,雷钧是个出了名的刺头儿,逮谁就跟谁顶杠,对看不惯的事敢于口诛笔伐。从教授到区队干部,只要能管着他的,没有一个对他不头痛的。可这小子不仅专业课学得好,军事素质更是好得呱呱叫,而且和那些出身贫寒的同学特别投缘。以至于在毕业鉴定上,一向苛刻的系主任,在政治素养一栏里也不得不痛快地为他写下了“团结同志,群众基础优良”的评语。

按照他的背景与专业,毕业后去部队新闻单位或者宣传单位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因为父亲不再过问他的分配问题,雷钧没有去军区和集团军这样的大机关,而是选择去了D师宣传科报到。之所以如此抉择,一是为了离父亲远点,二是因为D师有一个号称全军区最有才华的宣传干事老范。

还在中学的时候,雷钧就捧着老范的散文集如痴如醉地读着,他甚至收集了老范公开发表的所有作品。他觉得,只有这个才华横溢的少校才能和自己相媲美。也只有跟他相处,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。

在雷钧的眼里,父亲虽然身经百战、威风八面,但骨子里还是个粗人。从小到大,一年见不着父亲两次,见到一次挨一次打,这让他非常反感。还有一个问题也一直让他好奇,出身书香门第,琴棋书画加文章无所不精的母亲,为什么会嫁给这么一个大老粗?

他以为自己毕业了,父亲总得给自己留点空间。没想到板凳还没坐热,几乎无处不在的老头子,举着鞭子又抽了过来。而且这一次,抽得他皮开肉绽,抽碎了他所有的梦想……



第一枪

淬火侦察连



一 秀才遇到兵

空旷的二团大院前，风尘仆仆的雷钧隔着墨绿色的大铁门，迷茫地看着司令部大楼，显得有点无所适从。正午的阳光穿透钢筋水泥的缝隙，迎面袭来，泼洒在滚烫的地面上，一股灼热的热气从脚底升起，愤懑与悲怆油然而生。他拿不定主意是先去干部股报到还是直接去侦察连。

他对二团并不陌生，这一年中，到底来了多少次没数过，反正司令部一楼墙上的团史，他能倒背如流。以前来都是因为公务，团副政委王福庆总会笑咪咪地、早早地站在楼下等着他。这个干巴巴的中校，热情得有点过分。提包、倒茶、引路，总是亲力亲为，还老爱在他面前提他父亲，一说起雷副司令员，便喋喋不休，满脸尽是崇敬之色。

如今，这个分管人事和宣传的大首长，像人间蒸发了般见不到人影。雷钧轻叹一声：“到底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！”

思虑再三，雷钧决定直接去侦察连。作出这个决定前，他摸了摸自己的领扣。那一刻，一种莫名的悲壮气息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。

大院门口的哨兵很敬业，“啪”一下，就是个帅呆了的军礼：“请您出示证件！”

“几天前我来的时候，也是你小子在站岗，怎么就不认识我了？”雷钧冷冷地说道。

“对不起，请您出示证件！”哨兵再次提醒道。

“我是D师宣传科的干事！”雷钧提高嗓门。

哨兵不依不饶地说：“请您出示证件！”

雷钧摸出证件，递给上前的哨兵，然后指着自己的脸说：“看清楚了，我叫雷钧，从今天起二团任职，以后请叫我雷副指导员！”

哨兵是个戴着下士军衔的老兵，对眼前这个中尉的傲慢不以为然，他面无表情地敬完礼，然后撤步伸出左手，掌心朝上。

“小兵蛋子！”雷钧扭头看了一眼下士，眼神复杂得让人读不懂。

侦察连在大院的最北侧，独门独院。那二层小楼贴的全是粉绿的瓷砖，比司令部大楼还炫目。雷钧记得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来这里，是王福庆拖着他来打篮球。刚上场就被一个横冲直闯的老兵撞了裆部，飞出了一米开外，围观的兵们笑得乐不可支。从此，再来二团，远远看到这幢小楼，他的睾丸就会隐隐作痛。

“大刀向，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

戳在那里愣神的雷钧，听到动静，下意识地提着行李闪到了一边，结果还是被一群光着膀子的兵们卷进了人流中。雷钧在里面足足转了三个圈，等他站稳了，兵们已经绝尘而去，呼啸着冲进了侦察连的小院。雷钧甩甩脑袋，恨不得手持一杆丈八长矛，冲进这群不长眼的士兵中，杀他个人仰马翻！

“请通报你们连长和指导员，就说师部的雷钧过来报到！”雷钧隔着双杠，远远地冲着楼下的自卫哨叫道。

哨兵晃了晃身子，探头盯着雷钧。

“我是你们的副指导员，新来的！”雷钧提高嗓门，然后悲哀地发现，这个哨兵正是半年多前，差点儿让他断子绝孙的家伙。

“真是冤家路窄！”雷钧望着哨兵那张坏笑的脸，愤愤地骂道。

“雷干事好！”连长张义领着文书冲出大门，举手敬礼笑吟吟地招呼道。

军衔低的先向军衔高的敬礼，这是条令规定的。雷钧没抢过上尉，索性放下已经举在半途的右手，左手提起行李晃了晃：“张连长，新兵来报到！”

文书眼明手快，上前夺了行李。张义仰头大笑：“雷干事气势汹汹，看来是我这个连长怠慢了！”

雷钧不予理会，侧目盯着张义身后的哨兵，没头没脑地说道：“这小子真狠啊！”

张义茫然地顺着雷钧的目光望去，扭头看见笔挺的哨兵，这才恍然大悟：“看来惹事的不是我。雷干事的记性可真好！”

雷钧不为所动，抬起头饶有兴致地盯着侦察连大门门楣上的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“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”。

张义讨了个没趣，眉头微锁，心底不免升起几分厌恶来。恰在此时，几声尖厉的哨声响起，屋子里传来了士兵们跑动的脚步声。

“副指导员，开饭了！”一旁的文书察言观色，听到哨声响起不失时机地催促道。

雷钧昂首迈步，张义悻悻地跟了上来。

“连长，我这140斤的东西交给你了，千万别把我当客人。”雷钧的话冷得有点彻骨。

“那可真委屈您了！”张义冷言相对，突然站住转身对紧跟在身后的文书交代道：“送副指导员去一班，原来周排长的那张床。东西先放下，马上来食堂！”

“不是安排好了住单间吗？”文书迷惑地看着连长，张义横了他一眼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，转身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。

文书苦着脸去追赶已经上楼的雷钧，扯着喉咙叫道：“副指，宿舍在一楼！”

雷钧在楼梯转角处停住，身体后仰，探出头来盯着楼下的文书：“你们干部宿舍不是在二楼吗？你们连长呢？”

文书挠挠头：“连长吃饭去了，交代我们放下行李去食堂，可能是在开饭前介绍您！”

推开一班宿舍门，雷钧站在门外问道：“你们连长指导员住哪儿？”

文书接着挠头，声若蚊蝇：“二楼！”

雷钧双眉微扬：“张义的意思是让我跟排长一样，住在战斗班？”

小文书眼观脚尖，一脸无奈。

“会议室在二楼是吧？帮我把行李拿过去！”雷钧撂下一句，进屋一屁股坐在门边的床铺上，掏出烟来叼在了嘴上。

侦察连在食堂门口已经唱完了第三首歌。队列前指挥唱歌的值班排长，放下刚刚还在挥舞的胳膊，怯怯地盯着队列一侧的张义。

张义晃了下脑袋：“接着唱！”

老兵们都扭头来看连长，不知道这家伙今天演的是哪一出。

“报告！”小文书憋了一肚子火，一个人的声音几乎盖过了全连。

“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呢？副指导员呢？”

“报告，他说他没食欲！”

“开饭！”张义冲着值班排长低吼。

兵们散尽。张义背着手问文书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副指让我把行李拿到会议室，他自己坐在一班，我叫了他两次他都没理我！”

“再去叫！就说下午武装越野，不吃飯哪儿来的精神？”

“那他宿舍……”小文书欲言又止。

张义仰起头：“这事该你管吗？”

五分钟后，雷钧跟在小文书的身后进食堂。张义看见雷钧进来，低头吃饭装作没看见。

雷钧瞄了一眼独自守着一张桌子吃饭的张义问文书：“你们连队其他干部呢？”

文书恢复了机灵劲儿：“指导员在师里学习，副连长回家奔丧了，排长吃住都跟着战斗班。您在连部那张桌子上吃饭！”

“行了，一班在哪儿？去给我挪个位置。”雷钧说完又看了眼张义。这家伙正举着筷子津津有味地跟一盘露出芽的黄豆较着劲，根本就没打算再答理这个傲慢得像只鸵鸟的雷大公子。

张义刚走到连部，团长余玉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

“师里那个雷干事，到你们连报到没有？”余玉田开门见山。

“到了！”张义的话音里明显带有情绪。

“你小子好像有情绪？”余玉田沉声问道。

张义应道：“不敢！”

余玉田深知这位爱将的秉性，并不在乎他的态度：“你这个驴脾气！我告诉你，那小子也是属驴的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该忍着的地方，忍着点，但绝不是让你去迁就他！”

余玉田说完，张义半天没吭声。

“怎么？想用沉默来对抗，还是有牢骚要发？没有就给我表个态！”余玉田有点不耐烦了。

张义鼓足勇气说道：“团长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团机关那么多闲人也不多他一个，何说还有那么多连队，为什么非得放到我们连来？这地儿是镀金的地方吗？”

余玉田提高嗓门：“只有你能管得了他！这小子是匹野马，一身好素质，就是脾气臭点儿，你得给我好好驯！驯服了，要是能替代你，你的屁股才能挪一挪！”

“看不出来！”张义还是心有不甘。

“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件事没得商量的！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听你发牢骚。下午你让雷钧到政治处来办手续。记住了，他没有任何特权，从今天开始是你侦察连的副指导员，你是他的连长！”余玉田说完挂了电话。

张义放下电话，愣了半天神，扯起喉咙叫文书。小文书慌慌张张地破门而入：“报告！连长，您找我？”

张义盯着小文书看了半天，皱起眉头挥了挥手说：“没事了，去吧！”

已经被新来的副指导员搞得晕头转向的小文书，一头雾水地退出去关上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推开门露出半个脑袋，一脸机灵劲：“连长，副指吃完饭就往司令部那边去了。”

张义面露不悦：“你没问 he 去哪里吗？”

小文书怯怯地说：“我问他了，他不理我。”

“噢，这几天盯牢一点儿，有事记得向我汇报。”张义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小文书心领神会，点头称是。

张义抓着自己的左耳说道：“去给我把一班班长叫来！”

“报告！”一班班长应浩站在门口话音未落，小文书吱溜一下，从应浩的身后挤了进来，神秘地对张义说道：“连长，副指回来了。”

“神经兮兮的！”张义瞪着小文书一甩头，“该干吗干吗去！”

“你下哨了吗？”张义问应浩。

“还有十分钟，我找人替我了。”应浩站得笔挺。

张义抱起双臂：“新来的副指导员住你们班，从今天开始，他跟着你们班参加训练。”

“他是副指导员，不合适吧？”应浩一脸痛苦之色。

张义说道：“什么不合适？连里暂时不安排他工作，先在你们班当三个月兵。兵们怎么训练，他就怎么训练，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！还有，你的代理排长职务团里还在研究，这三个月就算考察期。带不好这个兵，你就可以去炊事班了！”

应浩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我招谁了我？”

“说什么呐？我也没招谁啊！这是政治任务！”张义义正词严。

应浩索性脱了帽子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：“你没看他一来就想吃了我？他肯定还记着仇，让他来一班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”

张义被应浩逗乐了：“这雷干事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吗？”

应浩幽幽地说道：“恐怕郁闷的不止我一个吧。”

张义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：“你说谁呢？你小子什么意思？”

应浩说道：“你当排长，我就在你手下当新兵，你屁股一撅……有啥事全挂在脸上。”